

(上接第一版)

陌上花开,缓缓成矣

大溪二中 杨扬

蓝得透亮的天空,绿得喧嚣的田野,慢慢地,我行走在高高低低的田垄上。脚下是氤氲着腥味的土壤,拂去表面的浮尘,是温润黝黑的土。在田垄两边,颇为惊喜地发现零星地开着几朵花,它们稀稀疏疏,它们叫叫嚷嚷。真好,它们在开花。

打小,母亲就规定我一天要阅读课外书一小时,孩童时期的我是不解的,是不满的。听着窗外玩乐的叫嚷声,看着窗外跃进的阳光,嗅着窗外涌进的自然芬芳,我是多么渴望去田野上自由地奔跑。可是我不能,陪伴我的永远是那微微泛着米黄的书卷,那微微透着墨香的书页。我艰难地捧着书本,好像被书房一点一点融化。

或许是习以为常,或许是逐渐成长,我对书本不再那般抗拒。睡前,小夜灯下橙黄色的光晕,晕染着文字,逐渐漾到了我的心间。我开始细嗅文字的芬芳,我沉浸在各个作家所构造的精神帝国。课间,伙伴们呼喊我的名字,我却往往被文字绊住了脚。我敬佩于流光溢彩的词藻,也钦佩于朴实无华的生命宣言。但是它们并不理解我,书呆子装一个又一个令我难堪万分的评价砸在我的耳边,像惊雷一般,炸了我满怀。

这般矛盾,我既无法抛却文字,却又无法割舍情谊。夜夜,我看着月亮悬在我的床头,无言静谧。

语文老师带着一份礼物走进了我的迷惘,青草地小作者这个称号,她用温柔却坚定的语调告诉我,我与文字的相约在慢慢开花。随着一篇又一篇的录用,随着作文课一篇又一篇的范文,平静和坚韧逐渐流淌于我的灵魂。文字于我,是生命的养分,一切沉淀都是有意义的。终会有一天,时光会告诉我们答案。

陌上花开,可缓缓成矣。
静之成矣,足矣。

去吧!

温西中学老师

我不得知未来。

如果满怀难忘的王勃知晓自己的人生将终于二十余岁的水中,他会焦虑吗?孟郊屡考屡落榜,在寒舍的几豆灯火中,他会焦虑吗?

我总是很焦虑,可能与我的家庭有关。

大学时,母亲操心我的工作,总在我的耳边絮叨考编,第一次面试失败了,她的白发多了。一咬牙给我报了几万的辅导班,然后我成功了。有了工作,开始愁对象的事,小小手机里的相亲信息她要读好几遍,从商量到叮嘱再到质问,她的歇斯底里和松弛的眼角告诉我,她的焦虑源于时间,时间太快了,快得让人害怕。

我是年轻人呀,我却也开始焦虑,母亲的身体不好,得过病,动了手术,我害怕,领导布置下来任务,参加比赛,我害怕,要谈婚论嫁,开启新生活,我害怕。可朝生暮死的蜉蝣也知要游过大千世界,在地下五年的蝉也知要用歌声迎接最后三个月的阳光,焦虑时光的流逝而无所作为只是无病呻吟罢了。

去做吧,去珍惜,总有些东西因时光短暂岁月如梭而更显芳华。如同昙花,洁白纤细的花瓣在月光下盛放,人们会因花期短暂而否认它的美好吗?不,黑夜是昙花的华服,是特立独行的美好,是高雅皎洁的陪衬。所以,去做吧,一切自在心中。

轰轰烈烈的永贞革新换来二王八司马的落幕,永州的水山里,柳宗元可会焦虑一腔孤勇换来的结局?是千万孤独的钓者,也是自得其乐的渔翁。若是一味焦虑,又怎会有柳州柳刺史的美名?

我不知王勃如若知晓人生短暂会如何,只知《滕王阁序》的文字流传千古。我不知孟郊屡次落榜是否会焦虑,只知不懈努力的他在46岁终成进士。

谁怕?苏轼在叩问自己,我们也在充斥着浮躁快餐与焦虑的时代叩问自己,谁怕?

最终不过归去,去平整土地,去做想做之事,答案不言。时光自有答案,只怕蹉跎于焦虑中。竹杖芒鞋轻胜马,也不过一蓑烟雨任平生。让我们轻如燕,在自己的天空翱翔。去吧!身如燕轻,天地浩大。

学生篇

砥砺前行,待船自直

市四中九(5)班 潘建丞

对,而无须去看什么外在因素,诚如狄更斯所言:歌唱时不看残缺的乐谱,舞蹈时摒弃他人的冷眼,演讲时忘却备稿的磕绊,那么,你会成功。学习也是这样子,我们只须看自己的状况,不要被别人的孩子所打压,在现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候,你的选择决定你的未来,但想要光明的未来,前提是要自己选择。请君看看现在的教育大V张雪峰老师,高考最后三个月,扔掉语文,专攻理化,以不同于别人的方式,救自己于水火之间,他从三百二十二名前进到六十五名,难道只是偶然吗?并不是,这是因为他找到自己的道路,倾尽心血为此拼搏,才铸就了这

开出不一样的花朵

市四中九(4)班 艾可儿

话,我站在窗口,心中倏尔豁然开朗:我无须焦虑,也无须心急,我不该在春天的时候便急于去采秋天的果实,我该做的,只有不断为书法之田施肥。

我轻轻擦拭着字帖,那层淡淡的灰消失不见,坚韧两字越发清晰起来。于是,静心感受字帖中如高山坠石的雄浑,如千里之云的飘逸。我坚定地提起笔,此刻我仿佛一个战士,锋利的笔尖是我的刀枪,浓厚的墨汁是我的盾甲,在鹅黄色宣纸铺就的战场上冲锋陷阵,纵横捭阖,阵阵酸痛感从指尖蔓延到了手臂。提一顿一按一挫,书写的是我的勤奋,横一折一撇一句,凝聚的

左肩奔跑,右肩微笑

市四中九(5)班 郭毓悦

陈维的万军之力,为了当上宇航员,不顾外人的质疑批判,每日在转动电脑椅上不停旋转,只为使自己在太空站稳的能力,最终在遥远星河里,平静眺望地球这颗蓝色星球。

不要给我轮廓告诉我怎么做,我自己的人生我知道怎么破。我将归来,万马千军。

学王维,我们右肩微笑。

平静,不急躁,这位天宝年间的大唐第一人,在安史之乱平定后不久,放弃高位归隐终南山。作画,吟诗,着布衣,挥农具,回归生命的本质之后,他终于在千年后的今天,成为山水田园诗鼻祖之一。时光不负赶路人,星光不负有

奋者进,吾志在远方

市四中九(5)班 郭敏薇

为了这一条流放之路上最常见的风景。

是的,流放之路,自京城直至宁古塔,至那边疆苦寒之地。如今,他也成为其中的一员。

吾方挾乾,中举进士,新起之秀,本该势如破竹于朝堂大显身手,奈何一朝牵连,被流放至这般境地,奈何,奈何。自嘲地想着,他仍不得不一步一步向前头行进。在这一条没有光亮、没有前途、没有未来的路上前行。

流放之处自是贫瘠而荒芜,莫说其人烟稀少,便是飞禽走兽都避之不及。天地广渺,苍莽世间,便只剩他们这一粟,点点似欲消散成烟。石壁上依稀留有前流放者的旧言,复读之,早已心如死灰的他仍悲恸惘然,都道文人贬黜更为痛楚,其一生壮志泯然于尘埃中。

他亦如此,那双黑曜的眸中,是黯淡的灰。可道文人之志,文人之

一个又一个的奇迹。

其次,我们需要不挣扎于时间的泥泞之中,让自己慢慢沉淀,新东方的董宇辉曾说:就连太阳光到地球都要八分钟,那你何必慌呢?静下心来,用时间去过滤自己。虽然时间很紧,仅三个月,但你实际有2160个小时,你其实是时间的富人。故时间焦虑,正是你没准备时,能力不足的借口。若你已经问心无愧了,那还会忧虑时间飞逝不留人吗?

我们,宁愿与时间纠缠不清,倒不如倾尽汗水,鞭着时间的罡风,擎着火把,行无沟壑,心无崎岖。六月,可看脚下浮云寥寥,头顶长空赫赫!

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

此后,我每日于书房拥抱最后一缕朝霞,每日在视台中告别最后一丝晚霞,徜徉于墨香悠悠的文字中。终于,在长满茧子的双手和淋漓尽致的汗水间,那一页的字帖临摹大功告成。心中那一朵不一样的花朵越发滋润、沁人心脾。

不一样的花朵不在于其形状大小的差异,而在于与自我的抗争中收获一份从容、一份执着。

无须焦虑,无须心急,无须在春天的时候去采秋天的果实!

心人,历史会记住每一个杰出的人,如落魄无闻的梵高、籍籍无名的黄巢,于是

梵高的《向日葵》,已经成为广为流传的名画。

而黄巢那句“他年我若为青帝,报与桃花一处开”,又引导了多少起义英雄。

也许你掉进了黑暗里,你能做的,不过是耐心等待,直到你的双眼适应黑暗,然后漫天星火自会向你奔来。不必焦虑时光,也不必悲伤春秋。

我走长安,望终南。浮云散,提笔慨然。

左肩奔跑,右肩微笑。

如此扶摇,直上九重云霄。

才,付之于朝堂,付之于天下,皆造福于民,为之黎明百姓。他望着那一行行苦难中缔造的诗问,望着那一张张麻木的灰白的脸,他说,他想在他们眼中看到希望。

于是乎,剥树皮为板,黑土为墨,枝条为笔,天地为书堂,他为那帮懵懂的、莫名的孩子讲起了《周易》《诗经》。于是乎,他砍下树木,那双文人细腻的手被粗糙的茧覆盖,他教以众人,破木而屋,代替了,凿地成穴,于是乎,他四处游历,观测地形,补历代文人无实之缺漏,而著《宁古塔记》以流传后世。是他,创造了东北的盛景之初,而佳以后辈。

他并不于流放之地歌颂苦难,苦难并不能改变什么,他只是熬过那段黑暗,并亲自种下光明的种子,撒遍这袤原,托起了他自己的志向与气节。

视他人之疑目如盏盏鬼火,方挾乾,你自大胆逐你的前途!

